

喬星訪問文字稿

**義工 Eddy**：兩位拍檔，可以簡單介紹一下基督為本基金這個機構嗎？基督為本基金成立於 2014 年，為香港政府註冊的慈善團體。基金於 2017 年開始「誠心所願」圓願之旅項目，為 18 歲以上、有需要的晚晴人士成就心願，讓他們在離世前告別遺憾，留住美好回憶。愛是有緣是什麼來？成立目的是透過義工們幫助一些晚晴人士圓夢。就好似這個節目「愛是有緣」是將一些自己人生經歷愛並成就他人的夢，分享不平凡的故事。

**義工卿**：你說得對，好似我們今日請來的嘉賓一樣。他是除動形大脈腦痲痺患者，因他出生時產程過長，在母親的肚裡缺氧。所以腦細胞受損，造成缺氧。最重要的特徵是肌肉痲痺、坐立不穩。雖然他非常之很動不便，但他十分聰明和用腦，他是一位註冊社工，也是一位填詞人。

**義工 Eddy**：無錯，他長大後不單止成為社工，也是一位填詞人，現在他寫了約 60 多首歌詞。而最近所填詞的「對峙」，就是剛上畫兩個月左右的電影「怒火」。

**義工 Eddy**：等我介紹這位嘉賓，蘇偉健(Kenny)，筆名「喬星」。

**義工 Olive**：哦！原來是他，若我沒有記錯，在香港每年舉辦的十大再生勇士頒獎，而這位嘉賓就是第十四屆得主之一。也是第五屆青年領袖 2011 年精神大使、以為 2016 年復康在職達人。

**義工 Eddy**：無錯，這些都是他在社會上的傷健所作出的努力和肯定和嘉許，歡迎嘉賓 Kenny。

**Kenny**：很高興能上這個節目和大家傾談一番。

**義工 Olive**：Kenny，你現在這麼成功，但曾經經歷了生死難關，令身體機能受損。但在你的中小學時，怎樣面對呢？

**Kenny**：其實主要都是身邊的人去支持最重要。當時覺得很特別，因為我不是讀特殊學校，而是主流學校。坦白說，我是 70 後，所以我在 80、90 年代讀書，當時沒有融合的教育政策的支援。所以當時身邊的人支持最重要，特別是老師、同學。十分感激他們在仍未有共融概念下所做的已經十分共融。

**義工 Olive**：請問，剛才你說在家人、老師和同學方面都支持你，可以分享一下他們如何支持你？

**Kenny**：現在學校有一些調適情況，好似我一樣的情況腦麻痹、寫字慢，就會有加時作答、口述或筆錄等。在我讀書年代，沒有人教當時老師這類的做法，但當時老師便會故意遲些收回我的默書簿，而故意讓我多些時間去完成。而我也感激我的同學們，因我上體育課跑步時比一般的同學慢，和我同一隊玩遊戲的通常都是輸，但他們從不介意和排除我。另外玩接力比賽時，當老師知道我出賽時，通常都讓我跑少四分之一的。讓這場比賽緊湊一點。這些當時小時候的我沒有多大感受。當我成長後才發覺他們這樣做是表現出愛。我真的十分感激在我中小學時遇上的好人。

**義工 Olive**：他們表現出這份愛和關心，是否讓你容易比較過渡的？

**Kenny**：大部份時間都是對的。在升四年級時，制度改了，功課壓力大了。上課形式也改變，所以在當時來說是難適應的。在整體來說，小學階段是比較順利的。

**義工 3**，剛才你說在小學四年級時上課遇上困難，當時你怎樣去克服？而主要困難從何而來？

**Kenny**：其實是功課越來越多，我說過我寫字比較慢。所以做功課越來越夜，由十點做到十一點，十一點做到十二點。到我六年級時，我記得做功課已做到凌晨一兩點才能完成。本來我不是不喜歡讀書的人。我只不過不喜歡做功課和考試。我不喜歡不是不明白，而是寫字太對我來說太辛苦，很辛苦才能完成。我記得我家人給我的安慰，沒有給予我太大壓力。不然，我當時會十分難受的。小學同學年紀這麼少都不太懂得安慰我，但他們會陪我玩和放學後一起買零食。有一個正常的社交生活，對我的壓力舒緩是十分重要的。當時我慢慢去調節自己心態，若不讀書就什麼都沒有了！從而讓我現思考可以發展其他方向的。讀書是重要，但不是人生全部，所以我慢慢去調節心態，這令我自己好過一點。

**義工 Eddy**：剛才你也說過去發展其他方向，你可以分享一下，在你小時候你發展了那些方向呢？

**Kenny**：我自小很喜歡看課外書的和寫作，什麼都寫的。很搞笑的，我自己會編寫功課和考試，讓自己去做的。也會在自己的課外讀默的後面，扮作編寫一些題目和編寫作業，我小時候很喜歡這樣的創作。我也喜歡畫畫，但後來發覺自己沒有繪畫天份。對於文字的喜愛，在我後來日子有很多可能性。這樣令我開始打好了基礎。

**義工 Olive：**對於你文字的喜愛，原因是你用很多時間去閱讀，當時你閱讀又寫作，而你的手又不便於寫字，當時你怎樣克服這困難呢？

**Kenny：**其實沒有得克服，只會越寫越累。也沒有做一些練習或動作可以鍛鍊得快。因為我全身肌肉控制困難，而寫字是一個很精細的動作，要在一個很細小的格仔內寫一個很多筆劃的字，對我來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來。當時沒有一個解決是方法。我記得在中學二年級時，感激開始這個世間上有電腦。所以我爸爸當機立斷地教懂我「倉頡輸入法」，這是就開始打開了我用電腦去創作的路一個好方法。雖然我打字也不是特別快，都辛苦，但總比寫字快。我記得在一個暑假，一邊學倉頡輸入法，一邊創作小說。這樣便寫了幾萬字小說，不過這小說一定寫得不太好，但學識了倉頡輸入法。

**義工卿：**你作一位傷殘人士，當時你有沒有遇到歧視，你昔日怎樣面對？有沒有哭或不想上學，有沒有恨你媽媽讓你入讀主流學校？

**Kenny：**我印像在小學階段遇上不太多的，但在中學時偶而發生，記得在中三那年，因為每年都會重新編班，不幸地當時和我友好的同學分別編派到另一班。而對我不太友善的便和我同一班。當時有點不舒服，因為他們對我說一些不友善的話或比較難聽一點的「花名」。都只不過是言語上的小小欺凌，沒有肉體上的欺凌。你說「歧視」我，又稱不上的字眼。只不過在各方面如學業、交朋結友、和感情上的或多或少都有很大壓力，在當時來說，覺得自己在這主流社會上是一個錯配。當時我想，我是一個傷殘人士為何在這個健全的人士跑道上賽跑呢？我明明比別人跑得慢，為何我仍要捱下去呢？所以我曾經有段時間是想不通的。在我記得當中，我有一次是埋怨過我媽媽。媽媽和我都記得。就是這次有個關口想不通，為何媽媽當時不送我去特殊學校呢？我便會考第一啊！這樣便輕易而舉地解決所有問題啊！

**義工 Eddy：**當時你怎樣解決自己的情緒問題？

**Kenny：**坦白說，其實身份認同的問題，都仍未徹底的解決得到。當有一段時間遇上開心事，又好似被掩蓋了。若要解決這問題，便要到我大學畢業之後，在讀社工時，才從另一個角度真真正正去認識自己，這時去思考自己是一個傷殘人士，還是健全人士呢？自己太多時候在一個健全環境生活，而忘記了自己是一名傷殘人士。聽起來不是很好？自己已融合了！但在日常生活當中，總有一些事情或關口，又會提醒自己是一名傷殘人士啊！所以令我很困擾，因為有時覺得自己是健全，有時自己是傷殘。直到我讀社工課程時，當時真的徹底和重新審視自己，當年 25 歲。在 25 年來，不停糾纏這個問題是否得出一個結論或

者是否仍然繼續糾纏這個問題呢？

**義工 Olive：**剛才你說在讀社工課程時自己的情緒才能得到平伏。而當一名社工的念頭從何開始？

**Kenny：**其實在 02 年，即是我 24 歲那年，當時我有第一份工作。當時香港的經濟很差，而我是被公司裁員的。加上兩個月後我又失戀。所以又失業又失戀，當時我身邊的朋友以為我很沮喪，但我又沒有這情況啊！當時已覺得沒有什麼可失去的感覺。即是 **nothing to loss**，當時想應該要行另一條自己的路。讓自己多一條可能性。在第一次讀大學時我讀中文系。當時讀中文系多數出路是教書、記者，這兩份工作對我的身體來說是困難的。所以我想我應該要讀另一個專業，所以當時便想讀社工。當時我被裁員出來，故所以有時間去做義工，在做義工期間，覺得自己的傷殘身份和社工身份產生了很有趣的化學作用。當時我有一位做社工的朋友說，其實你有沒有想嘗試做社工。他說因為有些範疇或工作，有一個傷殘的社工去講一句，總比一個健全社工講百倍。在這時第一次感覺，原來一個傷殘人士身份都可以有正面的作用。返回來說當時我在糾纏中的傷殘身份還是健全身份問題時，就在這時開始覺得開竅，就在這時想，我是否仍然這麼執著於自己是傷殘還是健全呢？其實傷殘是否是一個不好的身份呢？是否一定要清洗自己的底子，說自己是健全我是健全呢？我是否要擺脫這個呢？我開始找到自己的方向！

**義工卿：**其實是否在這過程中，有人啟發了你有這種想法呢？有沒有一件事，讓你很感動？

**Kenny：**其實是有一件事的。但我已找不到他了！我記得有一年做義工，是要到學校分享自己的故事的講座，當時我到了一間教會學校。當我分享完後，該校的校長跟我聊天和送我出門，然後校長開口問我有沒有宗教信仰？我回答我沒有。然後再問，若果你沒有這傷殘身份，你覺得你會否有機會到本校向幾百位師生分享你的故事呢？有沒有想過，因為你的故事，會改變當中的幾十位學生呢？當時沒有回應這問題，只在想，我自己有沒有這麼偉大啊！這事是否十分重要？這問題一直在我回家的路途上在我腦海中回盪，我在想我在這 24 年的人生都只在想傷殘令我沒有什麼、失去什麼？這麼辛苦。但從沒有想過，若我沒有傷殘，我有什麼不能做？若我沒有傷殘，我是不能去認識其他人？原來傷殘帶給我一些，如果我健全我不會做的事？我只在想，我不是傷殘就這麼好了！我沒有反過來想，若我健全的話，我應該認識不到現在的朋友和奇突的經驗。所以當時校長所問的，令我覺得這個世界大了好幾倍。看見了事情的另一面。我人生是有另一面，原來我可以和我這個傷殘可以成為朋友的。可以嘗試和傷殘不敵視。我不是要擺脫它，而是要連繫一起。我要和傷殘 (彈和賞)。當我決

定去讀社工時，這就引證我這種想法。原來用我這傷殘身份去當社工，是有一種不同的化學作用。

**義工卿：**是否由這事上，從悲觀變成樂觀呢？

**Kenny：**都可以這樣說！應該這樣說，是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命。我會形容不只說樂觀。而我形容自己理性的樂觀。當我評估和分析了這件事後的可能性，和知道自己人生的目標，我會和自己說盡力而為！我不一定保證到結果是怎樣！若我只強行相信結果是好的，我所做的是好的回報，這就是太過盲目的樂觀。我覺得盡了我的本份，盡了我的力。而件事出來未必是好的，但起碼我會問心無愧。這就覺得 OK，對我來說這是適當的樂觀。

**義工 Eddy：**當你成為社工後，你現從事那個機構？有什麼事令你覺得很難忘？

**Kenny：**我現在在香港傷健協會工作，正如機構名字一樣，服務傷健共融，我現服務的單位是傷健學院，主要是做一些公眾教育的工作。若講難忘，其實有很多事都很难忘。例如進到一所小學，帶了一批輪椅和學生作體驗，當初學生只當輪椅作玩具，但後來聽了我們分享的故事，和使用輪椅情況，和在場設置一些真實環境，當他們體驗後，雖然不多的回應，但對傷殘人士的觀感有所改變。認識多了傷殘人士、多了同理心、明白多了傷殘人士坐輪椅的不適，原來坐輪椅不好玩的。我很喜歡人的轉變，因作為社工，會相信人是會改變的。所以對我來說每一份工作都是很難忘。

**義工 Eddy：**你的童年都不平凡，你第一次讀大學時不是讀社工系，而是中文系，可以分享一下為何選擇中文系？是否是你的夢想呢？

**Kenny：**都是我的夢想。正如我一開始說，我對文字和創作都喜愛。當時太年輕，沒有想過將來的職業。因為當時很喜歡中文，故自己便選中文大學的中文系了。這樣便可以滿足到我童年的夢想。所以就選擇了中文系。

**義工 Olive：**其實你選擇了中文系，對你日後的填詞有沒有幫助呢？

**Kenny：**應該這樣說，有很多人覺得填詞是需要很高的中文水平，我可以這樣說，你中文很好，對填詞一定有幫助。好似前輩黃霑叔的文學根底很好，一定很有幫助！但亦有很多填詞人都不是讀中文系出身的。我只可以說我讀過中文、讀過文學、讀過古典文學，對我顯詞用字，寫作手法，真的對我多一點門路去用和層次去用。但我不敢說，讀過中文才懂填詞。已有很多行家已證實不是的。不過對我來說，讀過中文背景是對我填詞很有幫助的。

**義工 Olive：**你怎樣開始成為填詞人？

**Kenny：**成為填詞人都很奇怪的人行的途徑來，你沒有看過報章刊登聘請填詞人或應徵填詞人。通常入行成為填詞人都是很奇怪。而我在中二時開始填詞，當時只是當在玩兒，不是當真想入行。當我真正想入行時，真的要多謝互聯網。互聯網真的令全球都聯繫在一起，當我讀大學時經常上網。所以當時我便將我的作品放在互聯網上。這樣便開始吸引當時在行內的人注意，便交換聯絡方面。這樣便開始給我一些歌去詞填，幸運地有一首歌成功。這便算是入了行。

**義工 Eddy：**你只是將一些歌詞發放在網上，便能吸引到人有興趣嗎？

**Kenny：**應該這樣說，當時我有一個朋友在網上開設了一個歌詞的網站，這個網站都頗受歡迎的，瀏覽人數都不錯。而他又很認同我將昔日的流行歌改其他歌詞。即是二次創作發放在網上。他覺得很好玩，所以開設了一個討論區，讓我成為版主。多謝他的給予，這個討論區都很受歡迎，大約一年多時間已有一些行內人都有所認識，覺得有一班年輕人在創作還自彈自唱。其實都已有一些已入行了。因為這討論區有一點名氣，故吸引了一些行內人注意。當時都會在討論區留下聯絡方法，如電子郵箱，這樣機會到了，因為行內人開始聯絡我，所以就樣地入行了。

**義工 Eddy：**請問你的二次創作主要是什麼內容，範圍又是什麼？

**Kenny：**我當時主力是寫情歌的。不似現在時下青年所寫的社會、時事等，我當時是喜歡寫情歌的。

**義工 Olive：**據我們所知，當時你第一首寫的情歌是由鄧穎芝主唱的苦情人，當時這首歌令鄧穎芝紅極一時，當時的情形是怎樣呢？

**Kenny：**當時我寫的歌不知道由誰主唱，亦不知道賣到哪裡？在我們行內所說寫「DEMO」，其實好似一個貨辦一樣。向其他公司兜售，其實寫這首歌已有一年了！大約年多時候，在我工作時間有一間版權公司來電說有人用了我所寫的歌。叫我準備改筆名和簽約。即時幫這首歌簽約。原來是一名新人，名叫鄧穎芝。這首歌是賣了給她，名叫苦情人，之後傻傻地改了筆名便去簽約。我記得這隻唱片第一日出街時，我便去唱片鋪買回來，打開歌詞頁，看見自己的筆名，便肯定對自己說，自己真的有一首歌已「出街」，入了行。

**義工卿：**苦情人這首歌是說苦約，是否寫出自己的親身經歷呢？

**KENY**：十分搞笑，這首歌不是說自己的親身經歷，而是苦情人這首歌內說一位不好的男朋友是說自己。可以這樣說是我曾經辜負過的女孩子，我代入她們的心情，反而是相反，不是我自己訴苦，而是我代她們去訴苦。

**義工 Olive**：為什麼你會用喬星這個筆名來作填詞人呢？和這首歌有沒有直接關係？

**Kenny**：當時我改這個筆名，沒有想過會用這麼多年！曾日我想，只有一首歌能幸運地「出街」我已心甘情願了！所以公司當時說，一你用真名，二用筆名，首先覺得自己的真實名字實在太善通了。所以我就選擇用筆名，那我改什麼筆名呢？我的筆名只是用一次的。當時我直覺十分感受到，好想透過這次機會去感謝兩個人。這兩個人分別是我已前其中的兩個女朋友。因為這兩個人的出現帶給我開心和不開心感受。這些感受足以令我寫好多歌。所以我想在填詞的範疇內感謝她們。這樣我使用她們的名字內各抽取其中一字來拼合，便成改自己的筆名「喬星」。所以就變成這個筆名。

**義工卿**：你還有沒有和她們聯絡？

**Kenny**：其中一個偶然也會聯絡的。

**義工卿**：她們是否知道「喬星」這名字是這樣解釋呢？

**Kenny**：她們都知道。

**義工 Olive**：其實剛才你說你的筆名「喬星」是抽取自你其中兩個女朋友各名字其中一個字。在你創作過程中，剛才你說是代入她們的角色，你覺得是辜負了她們。她們昔日帶給你歡樂和痛苦，這樣，當時你拍拖的過程有什麼感受呢？

**Kenny**：其實每一次，我其實不是拍拖很多次。我每次拍拖都很難忘的，和傷殘沒有任何關係。坦白說對傷殘人士有機會談感情，對我來說是很難得的。可能當時我仍年輕，沒有多大的感受。回想有一個女孩子喜歡我、接受我，和我拍拖，其他女方會承受很大的壓力。好多都是來自外界的眼光，例如：朋友、同學，可能當時年輕，未必很多來自家人。很可惜自己沒有珍惜，男性可能真的要成長和成熟一點，才知道明白什麼是珍惜和負責任，所以便錯過了這兩位很好的女孩子。當時我改這個筆名是單身的。所以沒有任何壓力的，所以很想有個機會感謝她們曾在我的生命出現，便改了這個筆名。

**義工 Olive：**你說得非常好，因你懂得感恩。在你生命裡中遇上了很重要和啟發你的人物。

**義工 Eddy：**苦情人這首歌，是否這樣成就你成為一位填詞人？

**Kenny：**當時來說，我已有一首歌出版，已當自己已經成為填詞人了。一生人有一首歌，也沒有想過有第二第三首等。所以我當算是自己達到成就了。

**義工 Eddy：**之後是否陸續有人找你填詞嗎？

**Kenny：**其實是因為當時簽了這首歌。為了這首歌便簽了該版權公司。雖然我不是他公司的員工，但簽了這首歌。但有一位新的填詞人，便將公司旗下的新作曲人介紹給我認識。新人配新人，這樣我便認識了很多作曲人，所以便開始多了創作剛才所說的「DEMO」，所以便多些「貨」就可以多些機會向其他唱片公司兜售。所以便有第二和第三位歌首用我所寫的歌了。我算是幸運的。坦白說，我入行大約十幾年，寫的歌都是幾十首，平均產量不多。幸運地我所寫的歌都是「派台」的歌。所以有一兩首歌「出過街」「派過台」，所以都會有行內人開始留意我，會在飯餘茶後會說，你用新的填詞人啊！你可以試下用這新填詞人，他寫歌很快便交給公司啊！我都算是創作得比較快。做這一行，創得很快也是一個重要賣點。所以我慢慢便多了些機會。

**義工 Eddy：**但好多時候，只聽到首歌的音樂去填詞，作曲人會否和你傾談首歌的原意和有沒有什麼要求放入這首歌內呢？

**Kenny：**其實次次都不同的。即是我剛才說寫「DEMO」呢！都不知這首歌給誰？所以通常沒有特別要求。若這首歌的旋律是表達很淒慘，你就寫一首淒慘的歌，就由自己決定寫淒慘的程度。到最後若是監製或歌首親自找你，他們會有一些特別要求的。例如這隻碟要這樣的風格、我是創作這類的音樂、或很想訂這個主題，說人生、說喜樂，我便安他們的要求而創作。次次都不同的，但廣東歌大多數先有曲後有詞，所以填詞人相對是被動一點。

**義工 Olive：**你從 2005 年開始正式開始填詞，不經不覺已經有十多年，在創作歌詞的過程上有什麼印象、經歷最深刻呢？或在中間有沒有經歷過困難，可以分享一下嗎？

**Kenny：**有好多次都很深刻的。講真，每一首歌都是自己的精心傑作(BB 來)，無論你和那位歌首合作，都懷著這時自己最後一次的覺悟去寫。其實都有好幾次都十分深刻的。例如在好幾年前為張學友寫歌，當時來說很難忘，因為和學友

寫歌。可以說是我從小便聽他的歌長大，這一刻沒有想過「四大天王」當中我都有我的作品留在有一個名。和這麼多經典的填詞人一起填一位歌首。都是一個很深刻的感受。同時學友真是很好的人。當時我創作這首歌時從沒有見過張學友，當這首歌已「出街」，而我媽媽當時也出版了一本自傳式的書，我也邀請他寫序言，學友一口答應，後來他開了一次演唱會也邀請我到他的後台第一次見面，這是很難忘。另一次是和林憶蓮寫歌，難忘在是她親自致電給我。她說希望這首歌如何創作。我覺得非常之震撼能，當時直接和歌首溝通是很少有的。而和林憶蓮這位有份量歌首對話。十分之震撼和她的聲音很溫柔。我都忘記了她說什麼，因為她的聲意太溫柔，太動聽了！和她合作非常舒服非常善良的人。這幾年和謝霆鋒合作比較多。是一個很開心的經歷。霆鋒這幾首歌他都和我溝通寫什麼主題，和我現在的心境又幾相近，我們大家都算是中年人，仍然對人生都有一團火。所以大都想想寫一些正面和有力量歌詞，所以這幾首都夾得很開心。你所說的在填歌上有什麼困難或樽頸位呢？其實在我社工工作和填詞在當時來說是有點衝突。因為社工在外界覺得是十分正面，而當時我寫的多數是負面、失戀的情歌。我曾經也有猶疑過會否寫得太過暗黑面、太過負面呢？和自己的令一個專業很抵觸啊！後來也懂得寫失戀的歌，可以到最後都可以有希望的！我都嘗試在首歌的結束幾段填寫一些很正面、很有希望和曙光在首歌內。大多數首歌都是失戀的，但都留下一些正面的訊息。後來有好多歌首給我的自由度很大，這問題衝突相對比較少，所以便寫多些對人生和世界的覺悟。我都十分享受將自己的感受寫入歌詞中。

**義工卿：**據我們所知，你和謝霆鋒合作比較多，你有沒有見過他真人，你對他有何感覺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嗎？

**Kenny：**因為疫情關係，還未能親身和他見面。暫時只透過訊息或監制來聯繫。但從他的訪問得知他用了一個新的填詞人，我知道他覺得我寫的歌詞很合適。我和他寫歌，他也會給我一些意見要我去修改，我和他很配合。雖然不是只改一兩次，但都要修改多次的。最後我和他的大方向都是很配合的。我很知道他的需要，而他需要的也是我想說的。雖然都是要修改，但我都覺得很舒服的。

**義工 Eddy：**你在霆鋒的歌中，你比較喜歡那一首？

**Kenny：**其實我有好幾首都喜歡，但你說最喜歡的一首歌，就是在 2018 年的一首叫青空，這首歌相對來說比較抽象一些和玄一點。沒有為他寫的歌比較扎實和淺白的。這首歌是說人生的一趟旅程，最終旅程過去了，你記得沿途的風景已經足夠了！這樣表達了我對人生和死亡的看法。這首歌在結尾時有少少寫死亡意思，雖然我沒有寫得很突顯，但這是我想表達的題材。我曾經也說過我不想我人生有太多的遺憾。所以這首歌可以表達到我這樣的想法。

**義工 Eddy**：你仍然很年輕，為什麼你有這種的想法呢？

**Kenny**：因為人生有太多都說不完，雖然在我身邊不是很多人沒有突然離去，但人生始終有很多計劃以外。真是俗語有一句「今日不知今日事」，我不是一個抗拒死亡的人，我惟一怕的事死前我仍有些事未完成、有些責任我仍未盡完！我有些事我可以做得很好，我怕我死而有憾！如果死而無憾或死得其所呢！其實死是可以的！

**義工 Eddy**：其實你的想法和基督為本基金想法差不多，都是為一些晚晴的人去圓夢的！你有沒有一些心願或夢想達成呢？

**Kenny**：正如我所說，我沒有一個很具體一定要達成一定要做到的願望清單。反而我覺得我現在有幾個角色，如我是我母親的兒子、男朋友、協會的職員、社工、填詞人，只要我每一日都能做到這些角色，我都要做得好！那怕我突然之間離開世界，我都希望身邊的人都會記得我曾帶給他們的生命有一段開心的回憶，不是帶給他們不開心的回憶！我都想是一些開心的回憶！我都希望當我離開世界時都是不枉此生，都有一些好的東西留在世界、也有一些曾經被我改變過一些人不好的想法，我都覺得已足夠了！

**義工卿**：你最近有沒有打算結婚的計劃？

**Kenny**：其實早幾年有想過，但可能已過了衝動結婚的年紀。但將來都會辦理一些手續，但大排宴席就難一點！應該都是這位女朋友陪伴我餘下的人生，看看在什麼適合時修，而相方家長也沒有給我們太大壓力！總之我們的感情穩定就可以了！在我角度，婚姻都只不是個儀式，我覺得關係最重要！

**義工 Eddy**：這個是否是媽媽的夢想呢？

**Kenny**：媽媽都不一定要求我結婚，有張婚書、飲新抱茶的。她十分簡單，只想我們開開心心，她一直都說，自己健健康康！再可以和我一起十幾二十年。這是我媽媽很簡單的要求！

**義工卿**：你知不知你媽媽有什麼心願？

**Kenny**：她很簡單，只是想我開開心心，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事，她是一個很愛旅遊的人，但因這兩年的疫情，所以令她很辛苦！在疫情之前她去了不少地方，我十分慶幸和開心，我父母仍健康！可以周圍去，可以用我所賺的錢。仍有能

力給我可以報答他們，我覺得我實在欠他們兩位老人家太多了！所以他們仍健在的話，他們想去的盡情地去啦！去歐洲、北歐、非洲！可以一年去七八九次旅遊，所以差不多個個月都有一至兩星期不在香港！我十分開心的，我仍能侍奉他們兩位老人家是我的福氣！

**義工 Olive：**你多不多和他們去旅行呢？

**Kenny：**都會的，好似在疫情前都能夠一家三口都去過一次北京！昔日通常我和他們都是去內地旅遊多一點！亦都試過一次和他們去東歐，都享受。也試過我只帶母親去日本旅遊。本來都有很多計劃，但因疫情關係已打亂了，希望日後可以再一齊去旅遊。

**義工 Eddy：**去過很多地方旅遊，有沒有一些難忘的經歷？

**Kenny：**其實最重要是可以帶他們出去看外面的世界。我爸爸已經去了很多地方，所以不需要我帶他去，而我媽媽因為從小要照顧我，所以比較難脫身。我希望可以和她一同吃喝玩樂。其實我媽媽很簡單，你帶他去歐洲同帶她去長洲沒有很大分別，因為她都不太記得，因她很簡單，她非常享受一家人吃喝玩樂，拍照，看看風景她已很滿足！

**義工 Olive：**這是你媽媽的夢想，那麼你有沒有一些你自己具體的夢想？

**Kenny：**我都很喜歡去旅遊，其實我覺得人生有很多東西都留不住！所以我沒有什麼物慾。我不是要有樓有車或買什麼東西，這些都是很表面的。最重要是經歷，我覺得旅遊是一個好好的經歷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！希望疫情過後可以，因為我有幾個地方都很想去的，去歐洲，因為我是一名曼聯的球迷，好想去多次奧脫福球場，好想看多次曼聯的主場，好想去紐約這個世界第一大城市。國內我很想去西藏，因為很多省份都去過，只差這個未去。去旅遊是我一個很大的願望。因為我的身體狀況都下跌，因為殘疾的退化是比較快，當我仍行得走得時，都盡量去多一些地方。在工作上我都想有一點突破，現在開始學習剪片，希望透過影片去推廣共融！這個都是比較值得發掘和學習全新的方向。希望可以放多一點時間在影片的發展！

**義工 Olive：**你是一個不斷去追夢和圓夢的人，和我們的節目「愛是有緣」都很吻合，在你人生路上都有很多特別的經歷，有沒有一些特別的說話可以向晚晴人士分享呢？

**Kenny：**我覺得最重要是珍惜眼前所有的事物，我覺得好多好的事很遙遠。特別

在你身邊、手邊的人，觸手可碰的事物和人是最重要。我寫過一首歌給學友，叫找對你，其中一句歌詞大約是這樣：「我不是要找最好的人，沒有人知道世界上那個最好的人，我只是要抱緊我眼前的人，我不論他是否最好，就是他陪伴我身邊一齊去行的人，所以這個就是我最值得珍惜的人」不論你現在有的是物、是人、是事都好，最重要是珍惜你所擁有的。你不要太過去追求、你要追逐的和花很多精神去拿的東西，所以我覺得珍惜自己身邊有的東西。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。

**義工卿：**我們都祝願 Kenny 心想事誠，亦都多謝 Kenny 接受我們的訪問和分享這麼多經歷。其實我們「愛是有緣」的節目，都訪問了不同的嘉賓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陳家亮醫生、還有從零開始幫中大推廣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的伍桂麟先生，如果觀眾有興趣可以到基督為本的 FACEBOOK 瀏覽。時間都差不多。

各位：BYE BYE！